

晉書

九

192

庫	文	閣	內
函	冊	號	類
三	一	五	漢
八	九	九	書
架	冊	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44
冊數	19 ( 9 )
函號	280 2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 百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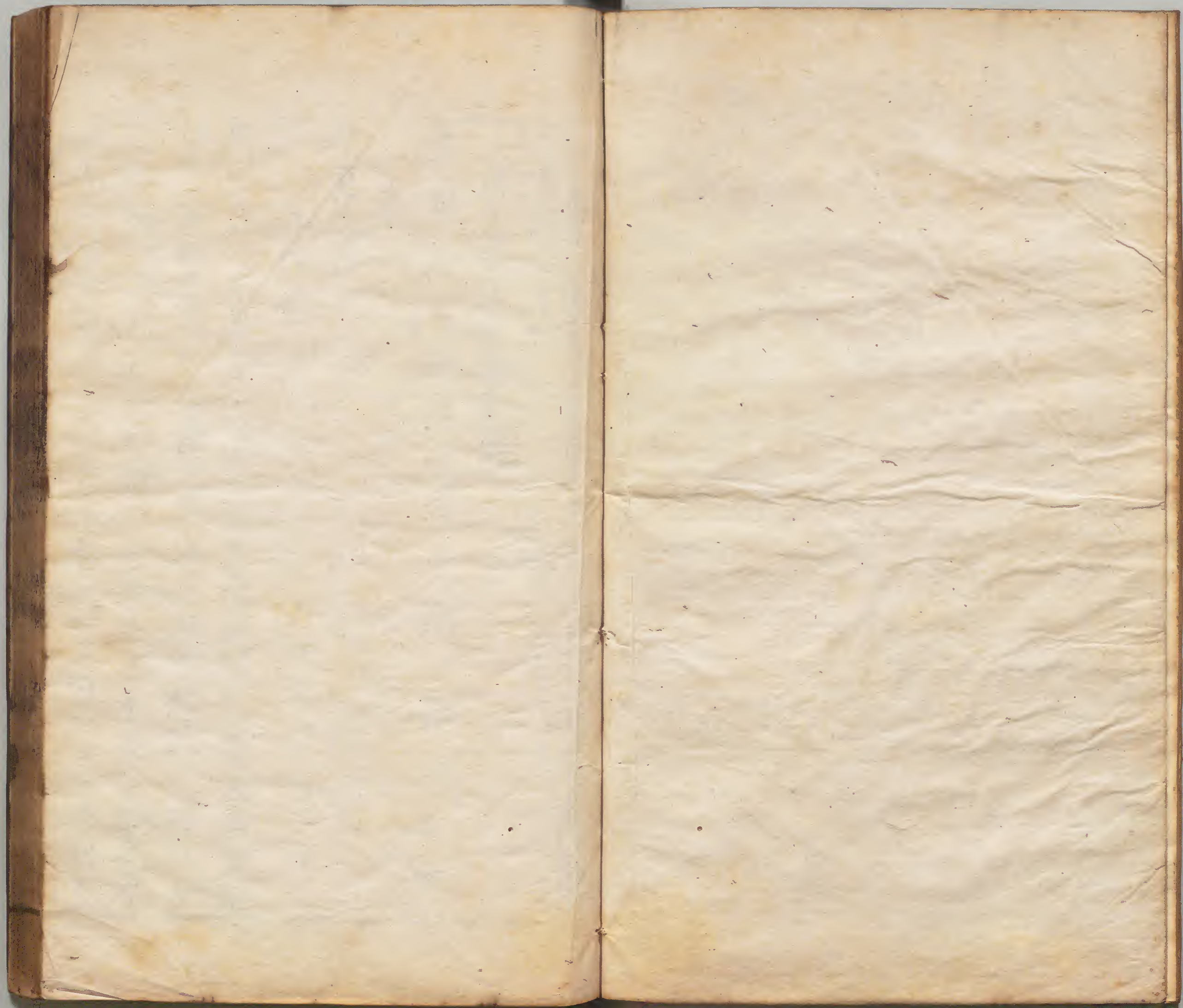
乙  
19  
2

館書圖京東			
一	九	三	別正
九	五	八	史
冊	號	架	函類

漢書門			
一		五	九
九		四	四
冊	架	函	號類

不許帶出







晉書卷二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五行志第十八

淺學文庫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五行中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大飢時則有口舌之癘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



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詩曰如蜩如蟴如沸如羹言  
上號令不順人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  
故其咎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  
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  
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箱口則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故  
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  
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兌爲口犬以吠  
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大羆一曰旱歲犬多狂死及  
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咳嗽者故有口舌痾金  
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診

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康寧劉歆言傳曰則時有毛蟲  
之孽說以爲於天文西方參爲獸星故爲毛蟲

魏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訛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  
牧邊嗚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  
河楚王彪本封白馬兗州刺史令孤愚以彪有智勇及  
聞此言遂與王凌謀共立之事泄凌愚被誅彪賜死此  
言不從之罰也詩云人之訛言寧莫之懲蜀劉禪嗣位  
譙周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若言  
劉已具矣當授與人甚於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之祥也  
蜀果亡此言之不從也劉備卒劉禪卽位未葬亦未踰



踰月而改元爲建興此言之不從也禮國君卽位踰年而後改元者緣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義矣後遂降焉

魏明帝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時維令友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維卒不免

景初元年有司奏帝爲烈祖與太祖高祖並爲不毀之廟從之案宗廟之制祖宗之號比身沒名成乃正其禮故雖功赫天壤德邁前王未有祔定之典此蓋言之不從失之甚者也後二年而宮車晏駕於是統微政逸吳

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病及差能

言於心 聞

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所過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爲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爲鬼神卽慎顛倒昇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言不從之咎也

魏時起安世殿武帝後居之安世武帝字也武帝每延羣臣多說平生常事未嘗及經國遠圖此言之不從也何曾謂子遵曰國家無貽厥之謀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自末熙後王室漸亂末嘉中天下大



晉書卷二十八 卷二十八 三  
壞及何綏以非辜被殺皆如曾言

趙王倫廢惠帝於金墉城改號金墉城爲永安宮帝尋復位而倫誅

惠帝末興元年詔廢太子覃還爲清河王立成都王穎爲皇太弟猶加侍中大都督領丞相備九錫封三十郡如魏王故事案周禮傳國以胤不以勲故雖公旦之聖不易成王之嗣所以遠絕覬覦末一宗祧後代遵履改之則亂今擬非其實僭差已甚且旣爲國嗣則不應復開封土兼領庶職此言之不從進退乖爽故帝旣播越穎亦不終是其咎僭也後猶不悟又立懷帝爲太弟懷終

流弒不承厥祚又其應也語曰變古易常不亂則亡此之謂乎

元帝末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據姑孰百姓詭言行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療之有方當得白犬膽以爲藥自淮泗遂及京師數日之間百姓驚擾人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燒鐵以灼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暴貴至相請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鐵灼者賃灼百姓日得五六萬億而後已四五日漸靜說曰夫裸蟲人類而人爲之主今云蟲食人言本同臭類而相殘賊也自下而上明其逆也



必入腹者言害由中不出外也犬有守衛之性白者金色而膽用武之主也帝王之運王霸會於戊戌主用兵金者晉行火燒鐵以療疾者言必去其類而來火與金合德共除蟲害也按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改京邑明帝諒闇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內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為王師所挫踰月而不能濟水北中郎劉遐及淮陵內史蘇峻率淮泗之衆以救朝廷故其謠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強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膽可救之效也海西公時庾晞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搖大鈴為唱使

左右齊和又讌會輒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鬪族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桓玄初改年為大亨遐邇謹言曰二月了故義謀以仲春發也玄篡立又改年為建始以與趙王倫同又易為永始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也始從司馬道子于安成末帝遜位出末安宮封為平固王琅邪王德文為石陽公並使住尋陽城識者皆以為言不從之妖僭也武帝初何曾薄大官御膳自取私食于劭又過之而王



愷又過邵王愷羊琇之儔盛致聲色窮珎極麗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轉相高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儷人主矣崇既誅死天下尋亦淪喪僭踰之咎也

庶徵恒陽劉向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禮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灾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四祭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電殺飛禽上緣求如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温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爲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

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元年以來崇廣宮府之應也又是春宣帝南擒孟達置二郡張郃西破諸葛亮斃馬謖亢陽口大又其應也

太和五年三月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齊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去歲正月明帝崩二月曹爽白嗣主轉宣帝爲太傅外示尊崇內實欲令事先由已是時宣帝功蓋魏朝欲德不用之應也

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是時文帝圍諸葛誕衆出過時之應也初壽春秋夏常雨淹城而



此旱踰年城陷乃大雨咸以誕爲天亡

吳孫亮五鳳二年大旱百姓饑是歲征役煩興軍士怨  
叛此亢陽自大勞役失衆之罰也其役彌歲故旱亦竟  
年

孫皓寶鼎元年春夏旱時孫皓遷都武昌勞役動衆之  
應也

武帝泰始七年五月閏月旱大雩

八年五月旱是時帝納荀勗邪說留賈充不復西鎮而  
任愷漸踈上下皆蔽之應也及李熹魯芝李胤等並在  
散職近厥德不用之謂也

九年自正月旱至于六月祈宗廟社稷山川癸未雨

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採擇卿校諸葛冲等女是春五  
十餘人入殿簡選又取小將吏女數十人母子號哭於  
宮中聲聞于外行人悲酸是殆積陰生陽上緣求妃之  
應也

咸寧二年五月旱大雩至六月乃澍雨

太康二年旱自去冬旱至此春

三月四月旱乙酉詔司空齊王攸與尚書廷尉河南尹  
錄訊繫囚事從蠲宥

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劉毅上疏曰必



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赦也帝不荅是時荀勗馮統僭作威福亂朝尤甚

六年三月青梁幽冀郡國旱六月濟陰武陵旱傷麥

七年夏郡國十三大旱

八年四月冀州旱

九年夏郡國三十三旱扶風始平京兆安定旱傷麥

十年二月旱

大熙元年三月旱自太康已後雖正人滿朝不被親仗而賈充荀勗楊駿馮統等迭居要重所以無年不旱者欲德不用上下皆蔽庶位踰節之罰也

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關中饑米斛萬錢因此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敗績而饑疫荐臻戎晉並困朝廷不能振詔聽相賣鬻其九月郡國五旱永寧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十二月又郡國十二旱是年春三王討趙王倫六旬之中數十戰死者十餘萬人

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池竭河洛江漢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馬越歸京都遣兵入京收中書令繆播等九人殺之皆僭踰之罰也又四方諸侯多懷無君之心劉元海石勒王弥李雄之徒賊害百姓



流血成泥又其應也五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去歲  
十一月司馬越以行臺自隨斥黜宮衛無君臣之  
節  
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寃死  
其年即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于寶曰殺淳于伯之  
後旱三年是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之罰也  
元帝太興四年五月旱是時王敦陵僭已著  
永昌元年夏大旱是年三月王敦有石頭之變二宮陵  
辱大臣誅死僭踰無上故旱尤甚也其閏十一月京都  
大旱川谷并竭

明帝太寧三年自春不雨至于六月

成帝咸和元年夏秋旱是時庾太后臨朝稱制言不從  
而僭踰之罰也

二年夏旱

五年五月大旱

六年四月大旱

八年秋七月旱

九年自四月不雨至于八月

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時成帝沖弱未親萬機內外之政  
決之將相此僭踰之罰連歲旱也至四年王導固讓太



傅復子明辟是後不旱殆其應也時天下普旱會稽餘姚特甚米斗直五百人有相鬻者

二年三月旱

三年六月旱時王導以天下新定務在遵養不任刑罰遂盜賊公行頻五年亢旱亦舒緩之應也

康帝建元元年五月旱

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是時帝在襁褓褚太后臨朝如明穆太后故事

五年七月不雨至于十月

六年夏旱

八年夏旱

九年春旱

升平三年冬大旱

四年冬大旱

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是時桓溫強恣權制朝廷僭踰之罰也

海西公太和元年夏旱

四年冬旱涼州春旱至夏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饑自永和至是嗣主幼沖桓溫陵僭用兵征伐百姓怨苦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旱是時桓溫入覲高平陵闔朝  
致拜踰僭之應也

三年冬旱

太元四年夏大旱

八年六月旱

十年七月旱饑初八年破苻堅九年諸將略地有事徐  
豫楊亮趙統攻討巴沔是年正月謝安又出鎮廣陵使  
子琰進次彭城頗有軍役

十三年六月旱去歲北府遣戍胡陸荊州經略河南是  
年夏郭銓置戍野王又遣軍破黃淮

十五年七月旱

十七年秋旱至冬是時烈宗仁恕信任會稽王道子政  
事舒緩又茹千秋爲驃騎諮議竊弄主相威福又丘尼  
乳母親黨及婢僕之子階緣近習臨部領衆又所在多  
上春竟囚不以其辜建康獄吏枉暴旣甚此又僭踰不  
從寬濫之罰

安帝隆安三年冬旱寒甚

四年五月旱

五年夏秋大旱十二月不雨時孫恩作亂桓玄疑貳迫  
殺殷仲堪而朝廷卽授以荊州之任司馬元顯又諷百



僚悉使敬已內外騷動兵革煩興此皆陵僭憂愁之應也

元興元年七月大饑九月十月不雨泉水涸

二年六月不雨冬又旱時桓玄奢僭十二月遂篡位

三年八月不雨

義熙四年冬不雨

六年九月不雨

八年十月不雨

九年秋冬不雨

十年九月旱十二月又旱井瀆多竭是時軍役煩興

詩妖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甦鈴曹子其唱曰其柰汝曹何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廢

景初初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來還當柰何及宣帝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如童謠之言

齊王嘉平中有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小字也王凌令狐愚聞此謠謀立彪事發凌等伏誅彪賜死

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蔑鉤絡於



何相求常子閣常子閣者反語石子矔也鉤絡鉤帶也  
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蔑束其要投之石子矔後  
聽恪故吏收斂求之此矔云

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  
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南郡城中可長生者有急  
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融刮金  
印龜服之而死鼉有鱗介甲兵之象又曰白祥也

孫休永安三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  
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昇仰  
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于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

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  
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孫皓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楚  
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土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皓聞  
之意益張曰從太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  
恣虐踰甚尋以降亡近詩妖也

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  
上獸但畏水中龍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  
江西衆軍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



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當朽吳當復在二十年  
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謂在孫  
氏子孫故竊發爲亂者相繼按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  
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謠之言焉元  
帝懦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

太康末京洛爲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辭  
終以擒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而被族滅太后廢  
黜幽死中宮折楊柳之應也

惠帝永熙中河內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  
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一自傷又曰兩火沒地哀哉秋蘭  
歸形街郵終爲人歎及楊駿居內府以戟爲衛死時又  
爲戟所害傷楊后被廢賈后絕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郵  
亭北百姓哀之也兩火武帝諱蘭楊后字也其時又有  
童謠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板行詔書宮中大馬幾  
作驢此時楊駿專權楚王用事故言荆筆楊板二人不  
誅則君臣禮悖故云幾作驢也  
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嵯峨  
千歲髑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嚙啣比至來年纏  
汝髮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也魯賈  
謚國也言賈后將與謚爲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咀



嚼豪賢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大郭日時童謠曰屠蘇郭日覆  
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及趙王倫篡位其日實眇焉趙  
王倫既篡洛中童謠曰獸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  
城看水從西來河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  
會誅倫案成都西藩而在鄴故曰獸從北來齊東藩而  
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源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  
來齊留輔政居于宮西又有無君之心故言登城看也  
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亂  
宗藩多絕唯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

帝嗣統矣司馬越還洛有童謠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  
不早去大狗至及苟晞將破汲桑又謠曰元超兄弟大  
落度上桑打椹爲苟作由是越惡晞奪其兗州隙難遂  
構焉

愍帝初有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至建興四年帝降  
劉曜在城東豆田壁中

建興中江南謠歌曰訇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甌揚州破  
換敗吳興覆甌甌案白者晉行坑器有口屬瓮瓦瓮質  
剛亦金之類也訇如白坑破者言二都傾覆王室大壞  
也合集持作甌者元帝鳩集遺餘以主社稷未能尅復







末俗間忽作廉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廉者臨也歌云白  
門廉宮庭廉內外悉臨國家其大諱乎少時而穆帝晏  
駕

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邨得久桓公入  
石頭陛下徒跣走朝廷聞而惡之改年曰興寧人復歌  
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年而穆  
帝崩不滿斗升平不至十年也

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韁汝  
非皇太子邨得甘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  
爲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尋廢其三子並非

海西公之子縊以馬韁死之明日南方獻甘露焉

大和末童謠曰犁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公被  
廢百姓耕其門以種小麥遂如謠言

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曰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喜  
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  
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爲己子

桓石民爲荊州鎮上明百姓忽歌曰黃曇子曲中又曰  
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頃之而桓石民死上忱爲荆  
州黃曇子乃是王忱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來上明  
也



五言書卷二十八  
五言志  
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謠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  
衣衣被拉颯栖尋而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爲劉牢之  
所敗故言拉颯栖也

會稽王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無幾而孫恩  
作亂再踐會稽會稽道子所封靈秀孫恩之字也

庾楷鎮歷陽百姓歌曰重羅黎重羅黎使君南上無還  
時後楷南奔桓玄爲玄所誅

殷仲堪在荊州童謠曰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復  
未幾而仲堪敗桓玄遂有荊州

王恭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謠云昔年食白飯今

年食麥麩天公誅謫汝教汝捻隴喉隴喉喝復喝京口  
敗復敗識者曰昔年食白飯京得志也今年食麥麩麩  
麩穢其精已去明將敗也天公將加譴謫而誅之也捻  
隴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之辭也恭尋死京  
都又大行欬疾而喉並喝焉

王恭在京口百姓間忽云黃頭小兒欲作賊阿公在城  
下指縛得又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藩扞黃  
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謠言者焉

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懣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攬結  
女兒可攬擷尋而桓玄篡位義旗以三月二日掃定京



都誅之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爲軍賞東  
及歐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獲故言時則草可結事則  
女可擷也

桓玄旣篡童謠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玄敗走  
至江陵時五月中誅如其期焉

安帝義熙初童謠曰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  
積其時官養蘆龍寵以金紫奉以名州養之極也而龍  
不能懷我好音舉兵內伐遂成讎敵也蘆生不止自成  
積及蘆龍之敗斬伐其黨猶如草木以成積也

蘆龍據廣州人爲之謠曰蘆生漫漫竟天半後擁上流  
數州之地內逼京輦應天半之言

義熙二年小兒相逢於道輒舉其兩手曰盧健健次曰  
鬪歎鬪歎末曰翁年老翁年老當時莫知所謂其後盧  
龍內逼舟艦蓋川健健之謂也旣至查浦屢尅期欲與  
官鬪鬪歎之應也翁年老羣公有期願之慶知妖逆之  
徒自然消殄也其時復有謠言曰蘆橙橙逐水流東風  
忽如起鄴得入石頭蘆龍果敗不得入石頭也  
昔溫嶠令郭景純卜已與庾亮吉凶景純云元吉嶠語  
亮曰景純每筮是不敢盡言吾等與國家同安危而曰  
元吉是事有成也於是協同討滅王敦



符堅初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  
湖邊及堅在位凡三十年敗於淝水是其應也又謠語  
云河水清復清符堅死新城及堅為姚萇所殺死於新  
城復謠歌云魚羊田斗當滅秦識者以為魚羊鮮也田  
斗卑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羣臣諫堅令盡  
誅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為慕容沖所攻又為姚  
萇所殺身死國滅

毛蟲之孽

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之孽也識者  
為其文曰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為言

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干寶以為獸  
者陰精居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  
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既極火慝得作而金  
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  
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  
五年焉

太康七年十一月景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王顥獲  
以獻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當有兵亂起  
於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為亂階殆其應也  
懷帝永嘉五年蠮鼠出延陵郭景純筮之曰此郡東之



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亦尋自死矣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玄琇馥亦時滅是其應也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麀見於前獲之孫盛以爲吉祥夫秀孝天下之彥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秀孝策試四科之實麀興於前或斯故乎

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鹿入東海第百姓謹言曰麀入東海第識者怪之及海西廢爲東海王乃入其第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祠廟畢有鬼行廟堂上天戒若曰兔野物也而集宗廟之堂不祥莫之甚焉

### 犬禍

公孫文懿家有犬冠幘絳衣上屋此犬禍也屋上亢陽高危之地天戒若曰亢陽無上偷自尊高狗而冠者也及文懿自立爲燕王果爲魏所滅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門魏侍中應璩在直廬欵見一白狗出門問衆人無見者踰年卒近犬禍也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車入而被害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大鼻行地三百餘步天戒若曰



是時帝不思和嶠之言卒立惠帝以致衰亂是言不從之罰也

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天戒若曰帝既衰弱藩王相讚故有大禍

永興元年丹楊內史朱達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達爲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孝懷帝末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饑死於是果有二胡之亂天下饑荒焉

愍帝建興元年狗與猪交案漢書景帝時有此以爲悖亂之氣亦犬豕禍也犬兵革之占也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異類相交必生害也俄而帝没于胡是其應也

元帝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內床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自拆見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尋而懋爲沈克所害京房易傳曰讒臣在側則犬生妖

太興四年廬江灊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蒼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爲犬善噬獸其後旭里中爲蠻所沒



安帝隆安初吳郡治下狗恒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云一狗假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於吳會焉是時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既陽地中間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爲桓玄所誅滅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賈此蓋自然之物不應出而出爲犬禍也

桓玄將拜楚王已設拜席羣官陪位玄未及出有狗來便其席莫不驚怪玄性猜暴竟無言者逐狗改席而已天戒若曰桓玄無德而叨竊大位故犬便其席示其妄據之甚也八十日玄敗亡焉

白青白祥

魏明帝青龍三年正月乙亥隕石于壽光案左氏傳隕石星也劉歆說曰庶衆惟星隕于宋者象宋襄公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秦始皇時有隕石班固以爲石陰類也又白祥臣將危君是後宣帝得政云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隕石于温及河陽各二

六年正月隕石于温三

成帝咸和八年五月星隕于肥鄉一

九年正月隕石于涼州二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案京  
房易傳曰庶士爲天子之祥也其說曰石立於山同姓  
平地異姓于寶以爲孫皓承廢故之家得位其應也或  
曰孫休見立之祥也

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  
如香爐形後如樞人槃薄不可掘案劉向說此白青也  
明年宮車晏駕王室始騷卒以亂亡京房易傳曰石立  
如人庶士爲天下雄此近之矣

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有石生于宜年里

永康元年襄陽郡上言得鳴石撞之聲聞七八里

太安元年丹楊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  
岸民驚噪相告曰石來于寶曰尋自石冰入建鄴

軍騎大將軍東嬴士騰自并州遷鎮鄴行次真定時久積  
雪而當門前方數丈獨消釋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  
口齒缺騰以馬者國姓上送之以爲瑞然馬無齒則不  
得食妖祥之兆衰亡之徵案占此白祥也是後騰爲汲  
桑所殺而天下遂亂

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此白祥也時益州刺  
史皇甫晏伐汶山胡從事何旅固諫不從牙門張弘等  
因衆之怨誣晏謀逆害之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



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其易妖曰天雨毛羽貴人出走三占皆應

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冏舉義軍軍中有小兒出於襄城繁昌縣年八歲髮體悉白頗能卜於洪範白祥也

成帝咸康初地生毛近白祥也孫盛以爲人勞之異也是後石季龍滅而中原向化將相皆甘心焉於是方鎮屢革邊戍仍遷皆擁帶部曲動有萬數其間征伐徵賦役無寧歲天下勞擾百姓疲怨

咸康三年六月地生毛

孝武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生毛至四年而氐賊次襄

國圍彭城向廣陵征成仍出兵連年不解

太元十四年四月京都地生毛是時苻堅滅後經略多事人勞之應也

十七年四月地生毛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生毛或白或黑

元興三年五月江陵地生毛是後江陵見襲交戰者數矣

義熙三年三月地生白毛

十三年三月地生毛明年王旅西討司馬休之又明年北掃河洛



木沴金

魏齊王正始末河南尹李勝治聽事有小材激墮槌受符石彪頭斷之此木沴金也勝後旬日而敗

惠帝元康八年五月郊禘壇石中破爲二此木沴金也郊禘壇者求子之神位無故自毀太子將危之疾也明年愍懷廢死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之異也天意也天戒若曰安徒揚經略之聲終無其實鉦鼓不用之象也月餘以疾還而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哲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側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燠也燠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疾人其極病疾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不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眚



祥故聖人以爲草妖失物柄之明者也温燠生蟲故有  
羸蟲之孽謂螟螣之類當死不死當生而不生或多於  
故而爲災也劉歆以爲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苞柔爲  
離離爲火爲目羊上角下蹄剛而苞柔羊大目而不精  
明視氣毀故有羊禍一曰暑歲羊多疫死及爲怪亦是  
也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痾火色赤故有赤祥凡視  
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  
壽劉歆視傳曰有羽蟲之孽雞鵠說以爲於天文南方  
朱張爲鳥星故爲羽蟲鵠亦從羽故爲雞雞於易自在  
巽說非是庶徵之恒燠劉向以爲春秋無冰也小燠不

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天者也京房 易傳曰祿不遂行茲  
謂欺厥咎燠其燠雨雲四至而温臣安祿樂逸茲謂亂  
燠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燠夏則暑殺人冬則物  
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燠盡六日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九月桃李華孫權世政煩賦重人彫  
於役是時諸葛恪始輔政息校官原逋責除關梁崇寬  
厚此舒緩之應也一說桃李寒華爲草妖或屬孽  
魏文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華時文帝深樹恩德事崇  
優緩此其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巴西郡界草皆生華結子如麥可



食時帝初卽位楚王瑋矯詔誅汝南王亮及太保衛瓘  
帝不能察今非時草結實此恒燠寬舒之罰  
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是時簡文輔政事多弛  
略舒緩之應也

草妖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陽起建始  
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亦血出帝惡之遂  
寢疾是月崩蓋草妖又赤祥是歲魏文帝黃初元年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趾稗草化爲稻昔三苗將亡  
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廢

蜀劉禪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憂之無所  
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其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  
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  
有立者乎蜀果亡如周言此草妖也

吳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穢塞是時一夕  
忽間除無草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  
吳尋亡而九服爲一

天紀三年八月建鄴有鬼目菜於工黃狗家生依綠棗  
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二分又有蕒菜生工吳平家高  
四尺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葉



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蕝葉作平慮遂以狗爲  
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于寶曰明年平吳王  
濟止船正得平渚姓名顯然指事之徵也黃狗者吳以  
土運承漢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  
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貴賤大殊天道精微之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  
皮青中赤白味甘

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日長尺餘甲辰  
枯死此與殷太戊同妖太子不能悟故至廢戮也班固  
稱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居大臣之位危國亡家

之象朝將爲墟也是後孫秀張林用事遂至大亂

末康元年四月立皇孫臧爲皇太孫五月甲子就東宮  
桑又生於西廂明年趙王倫篡位鴆殺臧此與愍懷同  
妖也是月壯武國有桑化爲柏而張華遇害壯武華之  
封邑也

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  
樹哭案劉向說桑者喪也又爲哭聲不祥之甚是時京  
師虛弱胡寇交侵東海王越無衛國之心四年冬季而  
南出五年春薨于此城石勒邀其衆圍而射之王公以  
下至衆庶死者十餘萬人又剖越棺焚其屍是敗也中



原無所請命洛京亦尋覆沒桑哭之應也

六年五月無錫縣有四株茱萸樹相樛而生狀若連理先是郭景純筮延陵蠮鼠遇臨之益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東西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木生其後徐馥果作亂亦草妖也郭又以爲木不曲直其七月豫章郡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更榮茂與漢昌邑枯社復生同占是懷愍淪陷之徵元帝中興之應也

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是後王敦稱兵作逆禍敗無成昔漢哀成之世並有此妖而人貌備具故其禍亦大今此但如人面而已故其變也輕矣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樹枯倒六載是日忽復起生至九年五月甲戌吳縣吳雄家有死榆樹是日因風雨起生與漢上林斷柳起生同象初康帝爲吳王于時雖改封琅邪而猶食吳郡爲邑是帝越正體饗國之象也曲阿先亦吳地象見吳邑雄之舍又天意乎哀帝興寧三年五月癸卯廬陵西昌縣脩明家有僵栗樹是日忽復起生時孝武年始四歲俄而哀帝崩海西卽位未幾而廢簡文越自藩王入纂大業登阼享國又不踰二年而孝武嗣統帝諱昌明識者竊謂西昌脩明



之祥帝諱實應焉是亦與漢宣帝同象也

海西太和九年涼州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者不改柯  
易葉楊者柔脆之木今松生於楊豈非永久之葉將集  
危亡之地邪是時張天錫稱雄於涼州尋而降符堅  
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郡銅樂縣枯樹斷折忽然  
自立相屬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  
有專木仆反立是時正道多僻其後張夫人專寵及帝  
崩兆庶歸咎張氏焉

安帝元興三年荆江二州界竹生實如麥

義熙二年九月楊武將軍營士陳蓋家有苦蕒菜莖高  
四尺六寸廣三尺二寸厚二寸亦草妖也此殆與吳終  
同象識者以爲苦蕒者買勤苦也自後歲歲征討百姓  
勞苦是買苦也十餘年中姚泓滅兵始戢是苦蕒之應  
也

義熙中宮城上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亦草妖也蒺藜  
有刺不可踐而行生宮墻及馳道天戒若曰人君不聽  
政雖有宮室馳道若空廢也故生蒺藜

羽虫之孽

魏文帝黃初四年五月有鵜鷁鳥集靈芝池按劉向說  
此羽虫之孽又青祥也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者也曹



詩刺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  
否則斯鳥何爲而至哉其博舉天下雋德茂才獨行君  
子以荅曹人之刺於是楊彪管寧之徒咸見薦舉此所  
謂觀妖知懼者也然猶不能優容亮直而多溺偏私矣  
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妖水鳥集于國井

黃初元年未央宮中又有燕生鷹口爪俱赤此與商紂  
宋隱同象

景初元年又有燕生巨鷲於衛國李蓋家形若鷹吻似  
燕此羽蟲之孽又赤青也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  
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其後宣帝起誅曹爽遂有魏

室

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禿鷲鳥集鄴宮文昌殿後池明  
年魏武王薨

魏文帝黃初三年又集雒陽芳林園池七年又集其夏  
文帝崩

景初末又集芳林園池已前再至輒有大喪帝惡之其  
明年帝崩

蜀劉禪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  
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是時諸葛亮連年勦衆  
志吞中夏而終死渭南所圖不遂又諸將分爭頗喪徒



旅鳥北飛不能達墮水死者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過  
渭又其應乎此與漢時楚國烏闕墮泗水相類矣  
景初元年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黑雜色此  
羽蟲之孽又白黑祥也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  
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  
不得居之象也天戒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  
不可不深慮於是帝改顏動色

吳孫權赤烏十二年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權使領  
丞相朱據燎鵲以祭按劉歆說此羽蟲之孽又黑祥也  
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是時權意溢德衰信讒好殺二  
子將危將相俱殆覩妖不悟加之以燎昧道之甚者也  
明年太子和廢魯王霸賜死朱據左遷陸議憂卒是其  
應也東館典教之府墮東館又天意乎

吳孫權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和為南陽王遣之長  
沙有鵲巢其帆檣和故官僚聞之皆憂慄以為檣末傾  
危非久安之象是後果不得其死

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吳人以為  
鳳皇明年改元為五鳳漢桓帝時有五色大鳥司馬彪  
云政道衰缺無以致鳳乃羽蟲孽耳孫亮未有德政孫  
峻驕暴方甚此與桓帝同事也按瑞應圖大鳥似鳳而



為孽者非一宜皆是也

孫皓建衡三年西苑言鳳皇集以之改元義同於亮

武帝泰始四年八月有翟雉飛上闔闔門天戒若曰闔闔門非雉所止猶殷宗雉登鼎耳之戒也

惠帝永康元年趙王倫既篡京師得異鳥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問人積日宮西有小兒見之遂自言曰服留鳥翳持者即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鳥并閉小兒戶中明日視之悉不見此羽蟲之孽時趙王倫有目瘤之疾言服留者謂倫留將服其罪也尋而倫誅

趙王倫篡

位有鷄入太極殿雉集東堂天戒若曰太極

東堂皆朝享聽政之所而鷄雉同日集之者趙王倫不當居此位也詩云鵲之彊彊鷄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其此之謂乎尋而倫誅

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鷺出其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白祥也陳留置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為胡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

明帝太寧二年八月庚戌有大鳥二蒼黑色翼廣一丈



四尺其一集司徒府射而殺之其一集市北家人舍亦獲焉此羽蟲之孽也又黑祥也及閏月戊子而帝崩後遂有蘇峻祖約之亂

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鷗鳥集殿庭此又白祥也是時庾亮苟違衆謀將召蘇峻有言不從之咎故白祥先見也三年二月峻果作亂宮掖焚毀化爲汗萊此其應也

咸康八年七月有白鷺集殿屋是時康帝初卽位不永之祥也後涉再替而帝崩案劉向日野鳥入處宮室將空此其應也

海西初以興寧三年二月卽位有野雉集于相風此羽蟲之孽也尋爲桓温所廢也

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六月鵲巢大極東頭鳴尾又巢國子學堂西頭十八年東宮始成十九年正月鵲又巢其西門此殆與魏景同占學堂風教之所聚西頭又金行之祥及帝崩後安皇嗣位桓玄遂篡風教乃頽金行不競之象也

安帝義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羣鳥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鳥餘鳥因共啄殺狗又噉其肉唯餘骨存此亦羽蟲之孽又黑



祥也明年六月猗死此其應也

羊羶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廐羊生無後足此羊羶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明年蘇峻破京都導與帝俱幽石頭僅乃得免是其應也

赤眚赤祥

公孫文懿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此赤祥也占曰有形不成有體不聲其國滅亡文懿尋爲魏所誅

吳戍將鄧喜殺豬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

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近赤祥也後人白喜謀北叛闔門被誅京房易傳曰山見葆江于邑邑有兵狀如人頭赤色

武帝大康五年四月壬子魯國池水變赤如血七年十月河陰有赤雪二項此赤祥也是後四載而帝崩王室遂亂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此赤祥也至元康末窮凶極亂僵屍流血之應也于寶以爲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是其應也

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夫政刑舒緩則有常燠赤祥



之妖此歲正月送愍懷太子幽于許宮天戒若曰不宜  
緩恣姦人將使太子寃死惠帝愚眊不寤是月愍懷遂  
斃於是王室成釁禍流天下淖齒殺齊湣王曰天雨血  
霑衣天以告也此之謂乎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  
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下有惡心不出三年無其  
宗又曰佞人祿功臣戮天雨血也

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河東地震雨肉

四年十二月景寅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  
上柱二丈三尺此赤祥也是時後將軍褚裒鎮廣陵丞  
相揚聲北伐伯以督運稽留及役使贓罪依軍法戮之

其息訴稱督運事訖無所稽乏受賕役使罪不及死兵  
家之勢先聲後實實是屯戍非爲征軍自四年已來運  
漕稽停皆不以軍興法論僚佐莫之理及有變司直彈  
劾衆官元帝不問遂頻旱三年于寶以爲寃氣之應也  
郭景純曰血者水類同屬於坎坎爲法象水平潤下不  
宜逆流此政有咎失之徵也

劉聰僞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爲池水  
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牛入  
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  
臭聞于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晝



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人而走尋之  
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旁是時劉聰納劉殷三女並爲  
其后天戒若曰聰既自稱劉姓三后又俱劉氏逆骨肉  
之綱亂人倫之則隕肉諸妖其青亦大俄而劉氏死哭  
聲自絕矣

晉書卷二十八終

晉書卷二十九

五行志第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五行下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  
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羶時則有拜病時則  
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徧聽  
不聰下情隔塞則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



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  
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慄而塞  
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  
而龜能爲孽龜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  
孽也於易坎爲水爲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  
豕羶也一曰寒歲豕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  
耳者故有耳痲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聽傷者病水  
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劉歆聽  
傳曰有介蟲之孽也庶徵之恒寒劉歆以爲大雨雪及  
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菽草皆恒寒之罰

也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誅罰過深  
當燠而寒盡六日亦爲雹害止不誅茲謂養賊寒七十  
二日殺飛禽道人始去茲謂傷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  
而出戰不量敵茲謂辱命其寒雖雨物不茂聞善不予  
厥咎聾

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傷穀案劉向說誅罰不  
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校事呂壹專作威福與漢  
元帝時石顯用事隕霜同應班固書九月二日陳壽言  
朔皆明未可以傷穀也壹後亦伏誅京房易傳曰興兵妄  
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



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乃隕霜有芒角賢聖遭  
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  
上隕間不教而誅茲謂虐其霜反在草下  
四年七月雨雹又隕霜按劉向說雹者陰脅陽也是時  
呂壹作威用事詆毀重臣排陷無辜自太子登以下咸  
患毒之而壹反獲封侯寵異與春秋時公子遂專任雨  
雹同應也漢安帝信讒多殺無辜亦雨雹董仲舒曰凡  
雹皆爲有所脅行專壹之政故也

赤烏四年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是年  
夏全琮等四將軍攻略淮南襄陽戰死者千餘人其後  
權以讒邪數責讓陸議憤恚致卒與漢景武大雪同  
事

十一年四月雨雹是時權聽讒將危太子其後朱據屈  
晃以迂意黜辱陳正陳象以忠諫族誅而太子終廢此  
有德遭險誅罰過深之應也

武帝泰始六年冬大雪七年十二月又大雪明年有涉  
闡楊肇之敗死傷甚衆不聰之罰也

九年四月辛未隕霜是時賈充親黨比周用事與魯定  
公漢元帝時隕霜同應也

咸寧三年八月平原安平上黨泰山四郡霜害二豆是



月河間暴風寒冰郡國五隕霜傷穀是後大舉征吳馬  
隆又帥精勇討涼州

五年五月丁亥鉅鹿魏郡雨雹傷禾麥辛卯鴈門雨雹  
傷秋稼六月庚戌汲縣廣平陳留滎陽雨雹景辰又雨  
雹隕霜傷秋麥千三百餘頃壞屋百二十餘間癸亥安  
定雨雹七月景申魏郡又雨雹閏月壬子新興又雨雹  
八月庚子河南河東弘農又雨雹兼傷秋稼三豆

太康元年三月河東高平霜雹傷桑麥四月河南河內  
河東魏郡弘農雨雹傷麥豆是月庚午畿內縣二及東  
平范陽雨雹癸酉畿內縣五又雨雹五月東平平陽上

黨鴈門濟南雨雹傷禾麥三豆是時王濬有大功而權  
戚互加陷抑帝從容不斷陰脅陽之應也

二年二月辛酉隕霜于濟南琅邪傷麥壬申琅邪雨雹  
傷麥三月甲午河東隕霜害桑五月景戌城陽章武琅  
邪傷麥庚寅河東樂安東平濟陰弘農濮陽齊國頓丘  
魏郡河內汲郡上黨雨雹傷禾稼六月郡國十七雨雹  
七月上黨雨雹

三年十二月大雪

五年七月乙卯中山東平雨雹傷秋稼甲辰中山雨雹  
九月南安大雪折木



六年二月東海隕霜傷桑麥三月戊辰齊郡臨淄長廣  
不其等四縣樂安梁鄒等八縣琅邪臨沂等八縣河間  
易城等六縣高陽北陽新城等四縣隕霜傷桑麥六月  
滎陽汲郡鴈門雨雹

八年四月齊國天水二郡隕霜十二月大雪

九年正月京都大風雨雹發屋拔木四月隴西隕霜

十年四月郡國八隕霜

惠帝元康二年八月沛及蕩陰雨雹

三年四月滎陽雨雹六月弘農湖城華陰又雨雹深三

尺是年賈后凶淫專恣與春秋魯桓夫人同事陰氣盛

也

五年六月東海雨雹深五寸二月丹楊建鄴雨雹是月  
丹楊建鄴大雪

六年二月東海隕雪殺桑麥

七年五月魯國雨雹七月秦雍二州隕霜殺稼也

九年三月旬有八日河南滎陽潁川隕霜傷禾五月雨

雹是時賈后凶躁滋甚及冬遂廢愍懷

永寧元年七月襄城河南雨雹十月襄城河南高平平  
陽又風雹折木傷稼

光熙元年閏八月甲申朔霰雪劉向日盛陽雨水湯熱



陰氣脅之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陽氣薄之則散而爲霰今雪非其時此聽不聽之應是年帝崩

孝懷帝永嘉元年十二月冬雪平地三尺

七年十月庚午大雪

元帝太興二年三月丁未成都風雹殺人

三年三月海鹽雨雹是時土敦陵上

永昌二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雨

明帝太寧元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雪

二年四月庚子京都大雨雹鷲雀死

三年三月丁丑雨雪癸巳隕霜四月大雨雹是年帝崩

尋有蘇峻之亂

成帝咸和六年三月癸未雨雹是時帝幼弱政在大臣

九年八月成都大雪是歲李雄死

咸康二年正月丁巳皇后見于太廟其夕雨雹

康帝建元元年八月大雪是時政在將相陰氣盛也劉

向曰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

穆帝永和三年八月冀方大雪人馬多凍死

五年六月臨漳暴風震電雨雹大如升

十年五月涼州雪明年八月張祚枹罕護軍張瓘帥宋

混等攻滅祚更立張曜靈弟玄靚京房易傳曰夏雪戒



臣爲亂此其亂之應也

十一年四月壬申朔霜十二月戊午雷巳未雪是時帝幼母后稱制政在大臣陰盛故也

升平二年正月大雪

海西太和三年四月雨雹折木

孝武太元二年四月巳酉雨雹十二月大雪是時帝幼政在將相陰之盛也

十二年四月巳丑雨雹

二十年五月癸卯上虞雨雹

二十一年四月丁亥雨雹是時張夫人專幸及帝暴崩

北庶尤之十二月連雪二十一日是時嗣主幼冲冢宰專政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乙卯雨雹是秋王恭殷仲堪稱兵內侮終皆誅之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酷寒過甚是時桓玄篡位政事煩苛識者以爲朝政失在舒緩玄則反之以酷按劉向曰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此之謂也

三年正月甲申霰雪又雷雷霰同時皆失節之應也四月景午江陵雨雹是時安帝蒙塵

義熙元年四月壬申雨雹是時四方未一鉦鼓日戒



五年三月己亥雪深數尺五月癸巳溧陽雨雹九月己丑廣陵雨雹明年盧循至蔡州

六年正月景寅雪又雷五月壬申雨雹

八年四月辛未朔雨雹六月癸亥雨雹大風發屋是秋誅劉蕃等

十年四月辛卯雨雹

雷震

魏明帝景初中洛陽城東橋城西洛水浮橋桓楹同日三處俱時震尋又震西城上候風木飛鳥時勞役大起帝尋晏駕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震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桓楹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朔六風震電是月又雷雨義同前說亮終廢

武帝太康六年十二月甲申朔淮南郡震電

七年十二月己亥毗陵雷電南沙司鹽都尉戴亮以聞十年十二月癸卯廬江建安雷電大雨

惠帝永康元年六月癸卯震崇陽陵標西南五百步標破爲七十片是時賈后陷害鼎輔寵樹私戚與漢桓帝時震憲陵寢同事也后終誅滅

永興二年十月丁丑雷震



懷帝永嘉四年十月震電

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戊午會稽大雨震電巳巳夜赤氣曜於西北是夕大雨震電庚午大雪按劉向說雷以二月出八月入今此月震電者陽不閉藏也既發泄而明日使大雪皆失節之異也是時劉載僭號平陽李雄稱制於蜀九州幅裂西京孤微為君失時之象也赤氣赤祥也

元帝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暴雨雷電

永昌二年七月庚子朔雷震太極殿柱十二月會稽吳郡雷震電

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巳巳會稽郡大雨震電

三年六月辛卯臨海大雷破郡府內小屋柱十枚殺人九月二日壬午立冬會稽雷電

四年十一月吳郡會稽又震電

穆帝永和七年十月壬午雷雨震電升平元年十一月庚戌雷乙丑又雷

五年十月庚午雷發東南方

孝武帝太元五年六月甲寅雷震含章殿四柱并殺內侍二人

十年十二月雷聲在南方



十四年七月甲寅雷震燒宣陽門西柱

安帝隆安二年九月壬辰雷雨

元興三年永安皇后至自巴陵將設儀導入宮天雷震人馬各一俱殪焉

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方疾風發癸丑雷六月景寅雷震太廟破東鴟尾徹柱又震太子西池合堂是時帝不親蒸嘗故天震之明簡宗廟也西池是明帝爲太子時所造次故號太子池及安帝多病患無嗣故天震之明無後也

六年正月景寅雷又雪十二月壬辰大雷

九年十一月甲戌雷乙亥又雷

鼓妖

惠帝元康九年三月有聲若牛出許昌城十二月廢愍懷太子幽于許宮明年賈后遣黃門孫慮殺太子擊以藥杵聲聞于外是其應也

蘇峻在歷陽外營將軍鼓自鳴如人弄鼓者峻王自破之曰我鄉土時有此則城空矣俄而作亂夷滅此聽不聰之罰也

石季龍末洛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石趺上忽鳴聲聞四十里季龍遣人打落兩耳及尾鐵釘釘四脚尋而



季龍死

孝武太元十五年三月己酉朔東北方有聲如雷按劉向說以爲雷當託於雲猶君托於臣無雲而雷此君不恤於下下人將叛之象也及帝崩而天下漸亂孫恩桓玄交陵京邑

吳興長城夏架山有石鼓長丈餘面徑三尺所下有盤石爲足鳴則聲如金鼓三吳有兵至安帝隆安中大鳴後有孫恩之亂

魚孽

魏齊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二魚集于武庫屋上此魚孽

也王肅曰魚生於水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弃甲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于寶文以爲高貴鄉公兵禍之應二說皆與班固旨同

武帝太康中有鯉魚一見武庫屋上于寶以爲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兵類也魚既極陰屋上太陽魚見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干太陽也至惠帝初誅楊駿廢太后矢交館閣元康末賈后謗殺太子尋亦誅廢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興是其應也自是禍亂構矣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蝗蟲

春秋螽劉歆從介蟲之孽與魚同占

漢曆二十四年刊

晉書卷三十一

五行志

北



魏文帝黃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人飢按蔡邕說蝗者在上帝所遣也是時孫權歸順帝因其有西陵之役舉大衆襲之權遂背叛也

武帝泰始十年六月蝗是時荀買任政疾害公直

惠帝永寧元年郡國六蝗

懷帝永嘉四年五月大蝗自幽并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馬毛鬣皆盡是時天下兵亂漁獵黔黎存亡所繼惟司馬越苟晞而已競爲暴刻經略無章故有此孽

愍帝建興四年六月大蝗去歲劉曜頻攻北地馮翊麴允等悉衆御之卒爲劉曜所破西京遂潰

五年帝在平陽司冀青雍蝻

元帝太興元年六月蘭陵合鄉蝗害禾稼乙未東莞蝗蟲縱廣二百里害苗稼七月東海彭城下邳臨淮四郡蝗害禾豆八月冀青徐三州蝗食生草盡至于二年是時中州淪喪暴亂滋甚也

二年五月淮陵臨淮淮南安豐廬江等五郡蝗蟲食秋麥是月癸丑徐州及揚州江西諸郡蝗吳郡百姓多飢死是年王敦并領荊州苛暴之釁自此興矣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八月兗州蝗是時慕容氏逼河南征戍不已故有斯孽



十六年五月飛蝗從南來集堂邑縣界害禾稼是年春發江州兵營甲士二千人家口六七千配護軍及東宮後尋散亡殆盡又邊將連有征役故有斯孽

豕禍

吳孫皓寶鼎元年野豕入右大司馬丁奉營此豕禍也後奉見遣攻穀陽無功而反皓怒斬其導軍及舉大眾北出奉及萬彧等相謂曰若至華里不得不各自還也此謀泄奉時雖已死皓追討穀陽事殺其子温家屬皆遠徙豕禍之應也龔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室宮室將空又其象也

懷帝永嘉中壽春城內有豕生兩頭而不活周馥取而觀之時識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兩頭者無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勿生專利之謀將自致傾覆也周馥不寤遂欲迎天子令諸侯俄爲元帝所敗是其應也石勒亦尋渡淮百姓死者十有其九

元帝建武元年有豕生八足此聽不聰之罰又所任邪也是後有劉隗之變

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唐人家豕產兩子而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豕京房易妖曰豕生人頭豕身者危且亂今此豕而產異之甚者也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京都有豚一頭二脊八足  
十三年京都人家豕產子一頭二身八足並與建武同  
妖也是後宰相沉酗不恤朝政近習用事漸亂國綱至  
於大壞也

黑眚黑祥

孝懷帝永嘉五年十二月黑氣四塞近黑祥也帝尋淪  
陷王室丘墟是其應也

愍帝建興二年正月己巳朔黑霧着人如墨連夜五旬  
乃止此近黑祥也其四年帝降劉曜

元帝永昌元年十月辛酉師大霧黑氣蔽天日月無光十

一月帝崩

火沴水

武帝太康五年六月任城魯國池水皆赤如血按劉  
說近火沴水聽之不聰之罰也京房易傳曰君淫於  
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水流赤

穆帝升平三年二月涼州城東池中有火

四年四月姑臧澤水中又有火此火沴水之妖也明年  
張天錫殺中護軍張邕邕執政之人也

安帝元興二年十月錢唐臨平湖水赤桓玄諷吳郡使  
言開除以為已瑞俄而桓玄敗



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霽厥罰恒風厥極凶  
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羴時則  
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  
思心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  
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  
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為主四者皆失則區霽無識  
故其咎霽也雨旱寒燠亦以風爲本四氣皆亂故其罰  
恒風也恒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人曰凶禽獸曰  
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天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在  
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霽則冥晦故有脂夜

之妖一曰有脂物而夜爲妖若脂夜汗人衣淫之象也  
一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温而  
風則生螟螣有裸蟲之孽劉向以爲於易巽爲風爲木  
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  
木復華故有華孽一曰地氣盛則秋冬復華一曰華者  
色也土爲內事謂女孽也於易坤爲土爲牛牛大心而  
不能思慮心氣穀故有牛羴一曰牛多死及爲怪亦是  
也及人則多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痾土色黃故有黃  
眚黃祥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火沴之  
故曰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不言惟而獨曰時則有者



非一衝氣所診明其異大也其極凶短折者順之其福  
曰考終命劉歆思心傳曰時有羸蟲之孽謂螟螣之屬  
也

庶徵恒風

魏齊王正始九年十一月大風數十日發屋折樹十二  
月戊午晦尤甚動太極東閣

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風發屋折樹木昏塵蔽  
天按管輅說此爲時刑大臣執政之憂也是時曹爽區  
霧自專驕僭過度天戒數見終不改革此思心不睿恒  
風之罰也後踰旬而爽等誅滅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

至德乃潛厥異風其風也行不解物不長雨小而傷政  
悖德隱茲謂亂厥風先風不雨大風暴起發屋折木守  
義不進茲謂眊厥風與雲俱起折五穀莖臣易上政茲  
謂不順厥風大焮發屋賦斂不理茲謂禍厥風絕經紀  
止卽温温卽蟲侯專封茲謂不統厥風痿而樹不搖穀  
不成辟不思道利茲謂無澤厥風不搖木旱無雲傷禾  
公常於利茲謂亂厥風微而温生蟲蝗害五穀棄政作  
淫茲謂惑厥風温螟蟲起害有益人之物諸侯不朝茲  
謂畔厥風無恒地變赤雨殺人

吳孫權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



尺拔高陵樹二千株石碑蹉動吳城兩門飛落按華嚴對役繁賦重區霑不容之罰也明年權薨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景申大風震電是歲魏遣大衆三道來攻諸葛恪破其東興軍二軍亦退明年恪又攻新城喪衆大半還伏誅

孫休永安元年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是時孫綝一門五侯權傾吳主風霧之災與漢五侯丁傅同應也十二月丁卯夜有大風發木揚沙明日綝誅

武帝泰始五年五月辛卯朔廣平大風折木

咸寧元年五月下邳廣陵大風壞千餘家折樹木其月

甲申廣陵司台下邳大風折木

三年八月河間大風折木

太康二年五月濟南暴風折木傷麥六月高平大風折木發壞邸閣四十餘區七月上黨又大風傷秋稼

六年六月郡國又大風

九年正月京都風雹發屋拔樹後二年宮車晏駕

惠帝元康四年六月大風雨拔木

五年四月庚寅夜暴風城東渠波浪殺人七月下邳大風壞廬舍九月鴈門新興太原上黨災風傷稼明年氐羌反叛大兵西討



九年六月颶風吹賈謐朝服飛數百丈明年謐誅十一月甲子朔京都連大風發屋折木十二月愍懷太子廢幽于許昌

永康元年二月大風拔木三月愍懷被害己卯喪柩發許昌還洛是日又大風雷電幃蓋飛裂四月張華第舍颶風起折木飛繪折軸六七是月華遇害十一月戊午朔大風從西北來折木飛沙石六日止明年正月趙王倫篡位

永寧元年八月郡國三大風

永興元年正月乙丑西北大風

趙王倫建始元年正月癸酉趙王倫祠太廟災風暴起塵四合其年四月倫伏辜

元帝永昌元年七月景寅大風拔木屋瓦皆飛八月暴風壞屋拔御道柳樹百餘株其風縱橫無常若風自八方來者是時王敦專權害尚書令刁協僕射周顛等故風縱橫若非一處也此臣易上政諸侯不朝之罰也十一月宮車晏駕

成帝咸康四年三月壬辰成都大風發屋折木四月李壽襲殺李期自立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寅晉陵吳郡災風



穆帝升平元年八月丁未策立皇后何氏是日疾風後桓玄篡位乃降后為零陵縣君不睿之罰也

五年正月戊午朔疾風

海西公太和六年二月大風迅急是年被廢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都大風火大起是時桓溫入朝志在陵上帝又幼少人懷憂恐斯不睿之徵也

三年三月戊申朔暴風迅起從丑上來須臾逆轉從子上來飛砂揚礫

太元二年二月乙丑朔暴風折木閏三月甲子朔暴風疾雨俱至發屋折木

三年六月長安大風拔苻堅宮中樹其後堅再南伐遂有淝水之敗身戮國亡

四年八月乙未暴風揚沙石

十二年正月壬午夜暴風七月甲辰大風折木

十三年十二月己未大風晝晦其後帝崩而諸侯違命權奪於元顯禍成於桓玄是其應也

十七年六月乙未大風折木

安帝元興二年二月夜大風雨大航門屋瓦飛落明年桓玄篡位由此門入

三年正月桓玄出遊大航南飄風飛其輶輓蓋經三月



而玄敗歸江陵五月江陵又大風折木是月桓玄敗於  
崢嶸洲身以屠裂十二月丁酉大風江陵多死者  
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疾風起

五年閏十一月丁亥大風發屋明年盧循至蔡州

六年五月壬申大風拔北郊樹樹幾百年也并吹琅邪  
揚州二射堂倒壞是日盧循大艦漂沒甲戌又風發屋  
折木是冬王師南討

九年正月大風白馬寺浮圖剝柱折壞

十年四月己丑朔大風拔木六月辛亥大風拔木七月  
淮北大風壞廬舍明年西討司馬休之應

### 夜妖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正月戊戌景帝討母丘儉大風  
晦暝行者皆頓伏近夜妖也劉向曰正晝而暝陰爲陽  
臣制君也

元帝景元三年十月京都大震晝晦此夜妖也班固曰  
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劉向春秋  
說云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令專事暝晦公室卑  
矣魏見此妖晉有天下之應也

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辛卯晝昏至于庚子此夜妖也  
後年劉曜寇落川王師頻爲賊所敗帝蒙塵于平陽



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大風晦冥其後帝崩而諸侯違命干戈內侮權奪於元顯禍成於桓玄  
羸蟲之孽

京房易傳曰臣安祿位茲謂貪厥災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絀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莖蔽惡生孽蟲食心

武帝咸寧元年七月郡國螟九月青州又螟是月郡國有青蟲食其禾稼

四年司冀充豫荆揚郡國二十螟

太康四年會稽彭蠡及八蟹皆化爲鼠其災復大食稻爲災

九年八月郡國二十四螟九月蟲又傷秋稼是時帝聽讒諛寵任賈克楊駿故有蟲蝗之災不絀無德之罰

惠帝元康三年九月帶方等六縣螟食禾葉盡

永寧元年七月梁益涼三州螟是時齊王冏執政貪苛之應也

永寧元年十月南安巴西江陽太原新興北海青蟲食禾葉甚者十傷五六十二月郡國六螟

牛羴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頭語近牛羴也是時帝多疾病深以後事爲念而託付不以至公思瞽亂之



應也按師曠曰怨譎動於人則有非言之物而言又其義也京房易傳曰殺無罪牛生妖

惠帝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又人立而行騁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為禍非止一家其年張昌反先略江夏騁為將帥於是五州殘亂騁亦族滅京房易數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易萌氣樞曰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繡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談言時天子諸侯不以惠下為務又其應也

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陳門才牛生犢一體兩頭按京房易傳言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也是時愍帝蒙塵於平陽尋為逆胡所殺元帝即位江東天下分為二是其應也

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三年後死又有牛一足三尾皆生而死按司馬彪說兩頭者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不勝任也其後王敦等亂政此其祥也

四年十二月郊牛死按劉向說春秋郊牛死曰宣公區霧昏亂故天不饗其祀今元帝中興之業實王導之謀也



劉隗探會上意以得親幸導見疎外此區霧不睿之禍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護軍牛生犢兩頭六足是冬蘇峻  
作亂

七年九德人袁榮家牛產犢兩頭八足二尾共身

桓玄之國在荊州詣刺史殷仲堪行至鶴穴逢一老公  
驅青牛形色瓌異桓玄卽以所乘牛易取乘至零陵涇  
溪駿駛非常息駕飲牛牛逕入江水不出玄遣人覘守  
經日無所見於後玄敗被誅

黃眚黃祥

蜀劉備章武二年東伐二月自秭歸進屯夷道六月秭

歸有黃氣見長十餘里廣數十丈後踰旬備爲陸機所  
破近黃祥也

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  
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  
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復入穴斯須  
更出語如向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  
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顛蹶  
而死卽失衣冠取視俱如常鼠按班固說此黃祥也是  
時曹爽專政競爲比周故鼠作變也

惠帝元康四年十二月大霧帝時昏眊政非已出故有



區霧之妖

元帝太興四年八月黃霧四塞埃氛蔽天

永昌元年十月京師大霧黑氣貫天日無光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癸巳黃霧四塞二月又黃霧四塞是時王敦擅權謀逆愈甚

穆帝永和七年三月涼州大風拔木黃霧下塵是時張重華納譖出謝艾爲酒泉太守而所任非其人至九年死嗣子見殺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聞善不予茲謂有知厥異黃厥咎聾厥災不嗣黃者有黃濁氣四塞天下蔽賢絕道故災至絕世也

孝武泰元八年二月癸未黃霧四塞是時道子專政親近佞人朝綱方替

安帝元興元年十月景申朔黃霧昏濁不雨是時桓玄謀逆之應

義熙五年十一月大霧

十年十一月又大霧是時帝室衰微臣下權盛兵及土地略非君有此其應也

地震

劉向曰地震金木水火沴土者也伯陽甫曰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人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



不能升於是有地震

吳孫權黃武四年江東地連震是時權受魏爵命為大將軍吳王改元專制不脩臣跡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厥震搖政官大經搖政茲謂不陰厥震搖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動丘陵涌水出劉向並云臣下強盛將動而為害之應也

魏明帝青龍二年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來隱隱有聲搖屋瓦

景初元年六月戊申京都地震是秋吳將朱然圍江夏

荆州刺史胡質擊退之又公孫文懿叛自立為燕王改

年置百官明年討平之

吳孫權嘉禾六年五月江東地震

赤烏二年正月地再震是時呂壹專事步騭上疏曰伏聞校事吹毛求瑕趣欲陷人成其威福無罪無辜橫受重刑雖有大臣不見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地連震動臣下專政之應也冀所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壹後卒敗

魏齊王正始二年十一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十二月魏郡地震



六年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是時曹爽專政遷太后于永寧宮太后與帝相泣而別連年地震是其應也

吳孫權赤烏十一年二月江東地仍震是時權聽讒尋黜朱據廢太子

蜀劉禪炎興元年蜀地震是時宦人黃皓專權按司馬彪說閹官無陽施猶婦人也皓見任之應與漢和帝時同事也是冬蜀亡

武帝泰始五年四月辛酉地震是年冬新平氏羌叛明年孫皓遣大衆入渦口

七年六月景申地震

咸寧二年八月庚辰河南河東平陽地震

四年六月丁未陰平廣武地震甲子又震

太康二年二月庚申淮南丹楊地震

五年正月朔壬辰師京地震

六年七月巳丑地震

七年七月南安犍爲地震八月京兆地震

八年五月壬子建安地震七月陰平地震九月丹楊地震

九年正月會稽丹楊吳興地震四月辛酉長沙南海等

郡國八地震七月至于八月地又四震其二有聲如雷

九月臨賀地震十二月又震



十年十二月巳亥丹楊地震

太熙元年正月地又震武帝世始於賈充終於楊駿阿  
黨昧利苟竊朝權至於末年所任轉弊故頻年地震過  
其序也終喪天下

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辛酉京都地震此夏賈后使楚  
王瑋殺汝南王亮及太保衛瓘此陰道盛陽道微故也  
四年二月上谷上庸遼東地震五月蜀郡山移淮南壽  
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壞城府八月上谷地震水出殺百  
餘人十月京都地震十一月滎陽襄城汝陰梁國南陽  
地皆震 十二月京都又震是時賈后亂朝終至禍敗

之應也漢鄧太后攝政時郡國地震李固以爲地陰也  
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此同事  
也京房易傳曰小人剝廬歛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  
疆又曰陰背陽則地裂父子分離夷羌叛去

元康五年五月丁丑地震六月金城地震

六年正月丁丑地震

八年正月景辰地震

太安元年十二月地震時齊王冏專政之應

二年十二月景辰地震是時長沙王又專政之應也

孝懷帝永嘉二年十月荆襄二州地震時司馬越專政



四年四月兗州地震五月石勒寇汲郡執太守胡寵遂南濟河是其應也

愍帝建興二年四月甲辰地震

三年六月丁卯長安又地震是時主幼權傾於下四方雲擾兵亂不息之應也

元帝大興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湧水出十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陵地震湧水出山崩于寶以爲王敦陵上之應也

二年五月己丑祁山地震山崩殺人是時相國南陽王保在祁山稱言王不終之象也

三年四月庚寅丹楊吳郡晉陵又地震

成帝咸和二年二月江陵地震三月益州地震四月己未豫州地震是年蘇峻作亂

九年三月丁酉會稽地震

穆帝永和元年六月癸亥地震是時嗣主幼冲母后稱制政在臣下所以連年地震

二年十二月地震

三年正月景辰地震九月地又震

四年十月己未地震

五年正月庚寅地震是時石季龍僭卽皇帝位亦過其



序也

九年八月丁酉京都地震有聲如雷

十年正月丁卯地震聲如雷鷄雉皆鳴响

十一年四月乙酉地震五月丁未地震

升平二年十一月辛酉地震

五年八月涼州地震

哀帝隆和元年四月甲戌地震是時政在將相人主南面而已

興寧元年四月甲戌揚州地震湖瀆溢

二年三月庚寅江陵地震是時桓温專政

海西公太和元年二月涼州地震水涌是海西將廢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辛未安成地震是年帝崩

孝武帝寧康元年十月辛未地震

二年二月丁巳地震七月甲午涼州地又震山崩是時

嗣主幼冲權在將相陰盛之應

太元二年閏三月壬午地震五月丁丑地震

十一年六月巳卯地震是後緣河諸將連歲兵役人勞

之應也

十五年二月巳酉朔夜地震八月京都地震十二月巳



未地震

十七年六月癸卯地震十二月己未地又震是時羣小弄權天下側目

十八年正月癸亥朔地震二月乙未夜地震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震九月癸丑地震是時幼主冲昧政在臣下

義熙四年正月壬子夜地震有聲十月癸亥地震

五年正月戊戌夜尋陽地震有聲如雷明年盧循下

八年自正月至四月南康臨江陵地四震明年王旅西討

荆益

十年三月戊寅地震

山崩地陷裂

吳孫權赤烏十三年八月楊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按劉向說山陽君也水陰百姓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百姓將失其所與春秋梁山崩漢齊楚衆山發水同事也夫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吳雖稱帝其實列國災發丹楊其天意矣劉歆以爲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後二年而權薨又二十六年而吳亡

魏元帝咸熙二年二月太行山崩此魏亡之徵也其冬



晉有天下

武帝泰始三年三月戊午大石山崩

四年七月泰山崩墜三里京房易傳曰自上下者為崩厥應泰山之石顛而下聖王受命人君虜及帝晏駕而祿去王室惠皇懦弱懷愍二帝俱辱虜庭淪胥於北元帝中興於南此其應也

太康五年景午宣帝廟地陷

六年十月南安新興山崩涌水出

七年二月朱提之大瀘山崩震壞郡舍陰平之仇池崖隕

八年七月大雨殿前地陷方五尺深數丈中有破船

惠帝元康四年蜀郡山崩殺人五月壬子壽春山崩洪水出城壞地陷方三十丈殺人六月壽春大雷山崩地拆人家陷死上庸郡亦如之八月居庸地裂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水出大飢上庸四處山崩地墜廣三十丈長百三十丈水出殺人皆賈后亂朝之應也

太安元年四月西壙崩

懷帝永嘉元年三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

二年八月乙亥鄆城城無故自壞七十餘丈司馬越惡之遷于濮陽此見沴之異也越卒以陵上受禍



三年七月戊辰當陽地裂二所廣二丈長三百餘步京  
房易傳曰地坼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其後司馬  
越苟晞交惡四方牧伯莫不離散王室遂亡

三年十月宜都夷道山崩

四年四月湘東鄱黑石山崩

元帝太興元年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陽地震山崩

二年五月祁山地震山崩殺人

三年南平郡山崩出雄黃數千斤時王敦陵傲帝優容  
之示含養禍萌也

四年八月常山崩水出滹沱盈溢大木傾拔

成帝咸和四年十月柴桑廬山西北崖崩十二月劉胤  
為郭默所殺

穆帝永和七年九月峻平崇陽二陵崩

十二年十一月遣散騎常侍車灌脩峻平陵開埏道崩  
墜殺數十人

升平五年二月南掖門馬足陷地得鐘一有文四字

哀帝隆和元年四月丁丑造豐山崩張天錫亡徵也

安帝義熙八年三月壬寅山陰地陷方四丈有聲如雷  
十年五月戊寅西明門地穿湧水出毀門扇及限此水  
診土也



十一年五月霍山崩出銅鍾六枚

十三年七月漢中城固縣水涯有聲若雷旣而岸崩出銅鍾十有二枚

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雨賈謚齋屋柱陷入地墜謚牀帳此木沴土土失其性不能載也明年謚誅焉

光熙元年五月范陽國地燃可以爨此火沴土也是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羗時則有下久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皇之不極是謂

不建皇君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五事皆失不得其中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王者自下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弥於天天氣亂故其罰恒陰一曰上失中則下彊盛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龍有悔貴而亡位高而亡民賢人在下位而亡輔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盛陽動進輕疾禮春而大射以順陽氣上微弱則下奮驚動故有射妖易曰雲從龍又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陰陽氣動故有龍蛇之孽於易乾爲君爲馬任用而強力君氣毀故有馬羗一曰馬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天之



所去不有明王之誅則有篡殺之禍故有下人伐上之  
痾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日月亂行星  
辰逆行者爲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于賀  
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尊尊之意也劉歆皇極傳  
曰有下體生於上之痾說以爲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  
得復爲痾云

恒陰

吳孫亮太平三年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是時將  
誅孫綝謀泄九月戊午綝以兵圍宮廢亮爲會稽王此  
恒陰之罰也

吳孫皓寶鼎元年十二月太史奏久陰不雨將有陰謀  
孫皓驚懼時陸凱等謀囚其謁廟廢之及出留平領兵  
前驅凱先語平平不許是以不果皓旣肆虐羣下多懷  
異圖終至降亡

射妖

蜀車騎將軍鄧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手射中之猿拔  
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俄  
而卒此射妖也一日猿母抱子芝射中之子爲拔箭取  
木葉塞創芝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恭帝爲琅邪王好奇戲嘗問一馬於門內令人射之欲



觀幾箭死左右有諫者曰馬國姓也今射之不祥於是  
乃止而馬已被十許箭矣此蓋射妖也俄而禪位於宋  
焉

龍蛇之孽

魏明帝青龍元年正月甲申青龍見郊之摩陂井中凡  
瑞興非時則為妖孽况困于井非嘉祥矣魏以改年非  
也于寶曰自明帝終魏世青龍黃龍見者皆其主廢興  
之應也魏土運青木色而不勝于金黃得位青失位之  
象也青龍多見者君德國運內相剋伐也故高貴鄉公  
卒敗于兵按劉向說龍貴象而囚井中諸侯將有幽執

之禍也魏世龍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應高貴鄉  
公著潛龍詩即此旨也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戊戌黃龍見于鄴井中

甘露元年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六月乙丑青龍  
見元城縣界井中

二年二月青龍見溫縣井中

三年黃龍青龍俱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四年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

元帝景元元年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容縣井中

三年二月龍見軹縣井中



吳孫皓天冊中龍乳於長沙人家啖雞雛京房易妖曰  
龍乳人家王者為庶人其後皓降晉

武帝咸寧二年六月景午白龍二見于九原井中

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  
百寮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祭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  
門子產不賀帝荅曰朕德政未脩未有以應受嘉祥遂  
不賀也孫盛曰龍水物也何與於人子產言之當矣但  
非其所處實為妖灾夫龍以飛翔顯見為瑞今則潛伏  
幽處非休祥也漢惠帝二年兩龍見蘭陵井中本志以  
為其後趙王幽死之象武庫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寶藏

也屋宇邃密非龍所處是後七年藩王相害二十八年  
果有二胡僭竊神器二逆皆字曰龍此之表異為有證  
矣

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枹罕羌妓產一龍子色似錦文  
常就母乳遙見神光少得就視此亦皇之不建於是帝  
竟淪沒

呂纂末龍出東廂井中到其殿前蟠臥比旦失之俄又  
有黑龍升其宮門纂咸以為美瑞或曰龍者陰類出入  
有時今而屢見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後纂果為呂超所  
殺



武帝咸寧中司徒府有二大蛇長十許丈居聽事平棹上而人不知但數年怪府中數失小兒及豬犬之屬後有一蛇夜出被刃傷不能去乃覺之發徒攻擊移時乃死夫司徒五教之府此皇極不建故蛇孽見之漢靈帝時蛇見御座楊賜云爲帝溺於色之應也魏代宮人猥多晉又過之燕遊是酒此其孽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也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癸巳臨淄有大蛇長十餘丈負二小蛇入城北門逕從市入漢城陽景王祠中不見天戒若曰昔漢景王有定傾之功而不厲節忠慎以至失職奪功之辱今齊王罔不寤雖建興復之功而驕陵取禍此其徵也

明帝大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受食京房易妖曰蛇見於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國有大憂尋有王敦之逆

馬羶

武帝太熙元年遼東有馬生角在兩耳下長三寸按劉向說曰此兵象也及帝晏駕之後王室毒於兵禍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呂氏春秋曰人君失道



馬有生角及惠帝踐阼昏愚失道又親征伐成都是其應也

惠帝元康八年十二月皇太子將釋奠太傅趙王倫駮乘至南城門馬止力士推之不能動倫入輶車乃進此馬羶也天戒若曰倫不知義方終爲亂逆非傳導行禮之人也

九年十一月戊寅忽有牡騮馬驚奔至廷尉訊堂悲鳴而死天戒若曰愍懷冤死之象也見廷尉訊堂其天意平

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馬鳴南城門

愍帝建興二年九月蒲子縣馬生人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是時帝室衰微不絕如線胡狄交侵兵戈日逼尋而帝亦淪陷故此妖見也

元帝大興二年丹楊郡吏濮陽演馬生駒兩頭自項前別生而死司馬彪說曰此政在私門二頭之象也其後王敦陵上

成帝咸康八年五月甲戌有馬色赤如血自宣陽門直走入于殿前盤旋走出尋逐莫知所在已卯帝不豫六月崩此馬羶又赤祥也是年張重華在涼州將誅其西河相張祚廐馬數十匹同時悉無後尾也



安帝隆安四年十月梁州有馬生角刺史郭銓送示桓  
玄按劉向說曰馬不當生角猶玄不當舉兵向上也玄  
不寤以至夷滅

石季龍在鄴有一馬尾有燒狀入其中陽門出顯陽門  
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術者佛圖澄歎曰  
災其及矣逾年季龍死其國遂滅

人痾

魏文帝黃初初清河宋士宗母化爲鼈入水

明帝太和三年曹休部曲丘奚農女死復生時又有開  
周世冢得殉葬女子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言郭太后

愛養之又太原人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問其本  
事不知也視其墓木可三十歲按京房易傳曰至陰爲  
陽下人爲上宣帝起之象也漢平帝獻帝並有此異占  
以爲王莽曹操之徵

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于寶  
曰此與漢宣帝同事烏程侯皓承廢故之家得位之祥  
也

孫皓寶鼎元年丹楊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鼈兄弟  
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鼈入坎遊戲一二  
日恒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下遠潭遂不



復還與漢靈帝時黃氏母同事吳亡之象也

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文餘

跡長三尺二十髮白著黃巾黃單衣拄杖呼王始語曰

今當太平晉尋代魏

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殆趙王倫篡亂之

象也

咸寧二年十二月琅邪人顏畿病死棺斂已久家人咸

夢畿謂已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

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京房易傳曰至陰為陽下

人為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劉元海石勒僭逆遂亡晉

室下為上之應也

顏含傳作十有二年不起

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為男至

十七八而氣性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為丈夫茲謂陰

昌賤人為王此亦劉元海石勒蕩覆天下之妖也

永寧初齊王冏唱義兵誅除亂逆乘輿反正忽有婦人

詣大司馬門求寄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臍便去耳是

時齊王冏匡復王室天下歸功識者為其惡之後果斬

戮

永寧元年十二月甲子有白頭公入齊王冏大司馬府

大呼曰有大兵起不出甲子旬冏殺之明年十二月戊



辰岡敗卽甲子旬也

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卽收斬之干寶以爲禁庭尊秘之處今賤人徑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上之妖也是後帝北遷鄴又遷長安宮闕遂空焉

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娉尋而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逼彊不得已而去尋得病亡後其夫還問其女所在其家具說之其夫徑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冢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壻聞知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秘書郎王導議曰此

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惠帝世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開冢耐葬而婢尚生始如瞑有頃漸覺問之自謂再宿耳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光熙元年會稽謝真生子頭大而有髮兩蹠反向上有男女兩體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此皇之不極下人伐上之病於是諸王有僭亂之象也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此亂氣所生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倣效或至夫婦離絕多生怨



曠故男女氣亂而妖形之作也

懷帝永嘉元年吳郡吳縣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尾黃色大如枕此亦人妖亂之象也

五年五月抱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鶯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為天下大兵是時帝承惠皇之後四海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為逆胡所害此其徵也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胸以上臍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按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異猶以為瑞今二人同心易稱二人同

心其利斷金蓋四海同心之瑞也時皆哂之俄而四海分崩帝亦淪沒

元帝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渡在楊州性亦淫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于時王敦據上流將欲為亂是其徵三年十二月尚書駟謝平妻生女墮地鼻鼻有聲須臾便死鼻目皆在項上面處如項有口齒都連為一胸如鼈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勾此亦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後二年有石頭之敗



明帝太寧二年七月丹楊江寧侯紀妻死經三日復生  
成帝咸康五年四月下邳民王和僑居暨陽息女可年  
二十自云上天來還得徵瑞印綬當母天下晉陵太守  
以爲妖收付獄至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絳衣詣止車門  
口列爲聖人使求見天子門侯受辭辭稱姓呂名賜其  
言上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今命  
可爲天下母奏聞卽伏誅并下晉陵誅可

康帝建元二年十月衛將軍營督過望所領兵陳瀆女  
臺有文在其足曰天下之母灸之愈明京都誼譁有司  
收繫以聞俄自建康縣獄亡去明年帝崩獻后臨朝此

其祥也

孝武帝寧康初南郡州陵女唐氏漸化爲丈夫

安帝義熙七年無錫人趙未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髭  
鬚蔚然三日而死

義熙中東陽人莫氏生女不養埋之數日於土中啼取  
養遂活

義熙末吳豫章平人有一陽道重累生

恭帝元熙元年建安人陽道無頭正平本下作女人形  
體



晉書卷二十九終

晉書卷三十

刑法志第二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刑法

傳曰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  
踰則昊歲比於犧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圓肇判肖貌攸  
分流形播其喜怒稟氣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理焉念  
室後刑衢樽先惠將以屏除災害引導休和取譬琴瑟

萬曆二十四年刊

晉書卷三十

刑法志



不忘銜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舜之爲心也郊原布肅  
軒皇有轡野之師雷電揚威高辛有觸山之務陳乎兵  
甲而肆諸市朝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論其本意蓋有不  
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興仁羽山咸服而世屬僥  
倖事關攸蠹政失禮微獄成刑起則孔子曰聽訟吾猶  
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周氏龔行却收鋒刃祖述生成  
憲章堯禹政有膏露威兼禮樂或觀辭以明其趣或傾  
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惡以崇其本至夫  
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出凝納此所謂酌其  
遺美而愛民治國者焉若乃化蔑彝倫道朕明慎則夏

癸之虐劉百姓商辛之毒痛四海衛鞅之無所自容韓  
非之不勝其虐與夫甘棠流詠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  
夷始皇加之抽脅囹圄如叩悲哀盈路漢王以三章之  
法以弔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臨之于時百姓欣然將  
逢交泰而犴逐情遷科隨意往獻瓊杯於闕下徙青衣  
於蜀路覆醢裁刑傾宗致獄况乃數囚於京兆之夜五  
日於長安之市北相引中都繼及者亦往往而有焉  
而將亡之國典刑咸弃刊章以急其憲適意以寬其網  
桓靈之季不其然歟魏明帝時宮室盛興而期會迫急  
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抗疏曰



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將爲倉卒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其死也不汙宮掖不爲搢紳驚惋不爲遠近所疑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爲也世祖武皇帝接三統之微酌千年之範乃命有司大明刑憲于時詔書頒新法於天下海內同軌人甚安之條綱雖設稱爲簡惠仰昭天睭下濟民心道有法而無敗德俟刑而久立及晉圖南徙百有二年仰止前規挹其流潤江左無外蠻陬來格孝武時會稽王道子傾弄朝權其所樹之黨貨官私獄烈祖昏迷不聞司敗晉之綱紀大亂焉

傳曰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象而民知禁則書所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者也然則犯黥者皂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臏者黑其體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領緣投之於市與衆弃之舜命臯陶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方乎前載事旣參倍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則五刑之屬三千殷因於夏有所損益周人以三典刑邦國以五聽察民情左嘉右肺事均鎔造而五刑之屬猶有二千五百焉乃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刺曰



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司馬法或起甲兵以征不義廢貢職則討不朝會則誅亂嫡庶則繫變禮刑則放

傳曰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及昭后徂征穆王斯耄爰制刑辟以詰四方奸宄弘多亂離斯永則所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者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薄刑用鞭朴自茲厥後狙詐弥繁武皇帝並以為徃憲猶疑不可經國乃命車騎將軍守尚書令魯公徵求英俊刊律定篇云尔漢

自王莽篡位之後舊章不存光武中興留心庶獄常臨朝聽訟躬決疑事是時承離亂之後法網弛縱罪名既輕無以懲肅梁統乃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盡四年輕殊死者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皆減死罪一等著為常法自是以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吏民俱失至於不羈臣愚以為刑罰不苟務輕務其中也君人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理務愛人故當為除害理務亦當為去亂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為除殘去亂也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



正辭禁人爲非曰義高帝受命制約令定法律傳之後  
世可常施行文帝寬惠溫克遭世康平因時施恩省去  
肉刑除相坐之法他皆率由舊章天下幾致升平武帝  
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出兵命將征伐遠方軍役數興  
百姓罷弊豪桀犯禁姦吏弄法故設遁匿之科著知縱  
之律宣帝聰明正直履道握要以御海內臣下奉憲不  
失繩墨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天下稱安孝成孝哀承平  
繼體卽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等猥以數年之間  
虧除元帝舊約穿令斷律凡百餘事或不便於政或不  
厭人心臣謹表取其尤妨政事害善良者傳奏如左伏

惟陛下苞五常履九德推時撥亂博施濟時而反因循  
季世末節衰微軌迹誠非所以還初反本據元更始也  
願陛下宣詔有司悉舉初元建平之所穿鑿考其輕重  
察其化俗足以知政教所處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  
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施之無窮天下幸甚事下三公  
廷尉議以爲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不可開許統復上  
言曰有司猥以臣所上不可施行今臣所言非曰嚴刑  
竊謂高帝以後至于宣帝其所施行考合經傳比方今  
事非隆刑峻法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  
陳其意帝令尚書問狀統又對極言政刑宜改議竟不



從及明帝卽位常臨聽訟觀錄洛陽諸獄帝性旣明察  
能得下姦故尚書奏決罰近於苛碎至章帝時尚書陳  
寵上疏曰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  
不濫故唐堯著典曰流宥五刑眚災肆赦帝舜命臯陶  
以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文王重易六爻而列叢棘之聽  
周公作立政戒成王勿誤乎庶獄陛下卽位率由此義  
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斷獄者急於榜格酷烈之痛執  
憲者繁於詐欺放濫之文違本離實箠楚爲姦或因公  
行私以逞威福夫爲政也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  
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方今聖德充

塞假於上下宜因此時隆先聖之務蕩滌煩苛輕薄箠  
楚以濟羣生廣至德也帝納寵言決罪行刑務於寬厚  
其後遂詔有司禁絕鉛鑽諸酷痛舊制解祆惡之禁除  
文致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是後獄法和平永元六  
年寵又代郭躬爲廷尉復校律令刑法溢於甫刑者奏  
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  
刑之屬二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卽入刑相爲表  
裏者也今律令犯罪應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  
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九百  
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七耐罪七十九贖罪



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  
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說各駁異刑法繁  
多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應經合義可施行者大辟  
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為三千與禮相應其餘千  
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使百姓改易視聽以成大化  
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寵抵罪遂寢寵子  
忠忠後復為尚書略依寵意奏上三十二條為決事比  
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解賊吏三世禁錮狂易  
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  
行雖時有蠲革而舊律繁蕪未經纂集獻帝建安元年

應劭又刪定律令以為漢議表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  
尚載籍也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執厥  
中俾後之人永有鑒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  
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  
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  
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闢以來莫或茲  
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竊不  
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  
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  
復重為之節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



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  
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  
創造左氏云雖有姬姜不棄憔悴雖有絲麻不棄菅蒯  
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廁于明哲之末雖未足  
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德惟因萬機之  
餘暇遊意省覽獻帝善之於是舊事存焉是時天下將  
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才  
故遼東太守崔寔大司農鄭玄大鴻臚陳紀之徒咸以  
爲宜復行肉刑漢朝既不議其事故無所用矣及魏武  
帝匡輔漢室尚書令荀彧博訪百官復欲申之而少府

孔融議以爲古者敦龐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政簡一無  
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  
俗法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  
刑投之以殘弃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斲朝涉之脛天  
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天  
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  
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  
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雖忠  
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  
子正一羅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



陳湯之都賴魏尚之臨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  
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弃短就長不苟革其  
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及魏國建陳紀子羣時爲  
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欲復之使羣申其父論羣深  
陳其便時鍾繇爲相國亦贊成之而奉常王脩不同其  
議魏武帝亦難以藩國改漢朝之制遂寢不行於是乃  
定甲子科犯鈇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  
木焉又嫌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從半  
減也魏文帝受禪又議肉刑詳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  
時有大女劉朱槓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朱減

死輸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魏明帝改士  
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  
其形體裸露故也是時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  
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  
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  
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  
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  
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  
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與廐戶三篇合爲九  
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



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爲篇結事爲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與律有上獄之法廡律有逮逋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一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

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覬又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煩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絹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洪象雖皆弃市而輕枉者相繼是時太傅鍾繇又上疏求復肉刑詔下其奏司徒王朗議又不同時議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又寢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邵給事黃門侍郎韓遜



議郎庾嶷中郎黃休荀詵等刪約舊科傍采漢律定爲  
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  
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略曰舊律所難知者由於六篇  
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是以  
後人稍增更與本體相離今制新律宜都總事類多其  
篇條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  
罪條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例以  
爲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略恐獨和賣買人科有持  
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爲劫略律賊律有欺謾詐僞踰封  
矯制囚律有詐僞生死令景有詐自復免事類衆多故

分爲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  
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爲毀亡律囚律有告  
劾傳覆廐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爲告劾  
律囚律有繫囚鞠獄斷獄之法興律有上獄之事科有  
考事報讞宜別爲篇故分爲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  
監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錢科有  
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爲請賊律盜律有勃辱強賊  
興律有擅興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脩舍事故  
分爲興擅律興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廐律  
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



行有小愆之友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之軍要斬  
又減以丁酉詔書丁酉詔書漢文所下不宜復以爲法  
故別爲之留律秦世舊有廐置乘傳副車食厨漢初承  
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律  
猶著其文則爲虛設故除廐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爲  
郵驛令其告反逮驗別人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爲變事  
令以驚事告急與與律烽燧及科今首以爲驚事律盜  
律有還贓畀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爲價科  
有平庸坐贓事以爲償贖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  
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具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

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  
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之爲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  
從坐之免不復分別而免坐繁多宜總爲免例以省科  
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爲免坐律諸律令申有其教制  
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  
故就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  
省矣改漢舊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爲五  
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  
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爲律首又改賊律但以  
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



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補之或汗瀦或梟菹  
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賊鬪殺人以劾  
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  
得報讎所以止殺害也正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  
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歐兄弟加至五歲  
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  
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弃市之科所以輕刑也  
正篡囚弃市之罪斷凶強爲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  
以家人乞鞠之制省所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  
所以齊風俗也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略如是其後正始

之間天下無事於是征西將軍夏侯玄河南尹李勝中  
領軍曹羲尚書丁謐又追議肉刑卒不能決其文甚多  
不載及景帝輔政是時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  
母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顛與景帝  
姻通表魏帝以甸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潁  
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隸  
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會哀之使主簿  
程咸上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脩刑通輕  
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辟漢又脩之大魏承秦漢之  
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



然則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  
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  
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  
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旣嫁則爲  
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爲他族之母此爲元惡之所忽  
戮無辜之所重於防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  
子之心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  
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從父  
母之誅旣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爲永制於  
是有詔改定律令文帝爲晉王也前代律令本注煩雜

陳羣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太密又叔孫郭馬杜諸儒  
章句但取鄭氏又爲偏黨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充定法  
律令與太傅鄭冲司徒荀覲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  
祜中護軍王業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  
楷潁川太守周權齊相郭頡都尉成公綏尚書郎柳軌  
及吏部令史榮邵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漢九章增十一  
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爲刑名法例辨囚律爲  
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爲請賊詐僞水火毀亡因事類  
爲衛宮違制撰周官爲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  
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從中



典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  
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爲令施行  
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  
還其府爲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  
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弃市省禁固相告之條去捕  
亡亡沒爲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罰  
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弃市淫寡女三歲刑崇  
嫁娶之要一以下娉爲正不理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  
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  
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畢表上武

帝詔曰昔蕭何以定律令受封叔孫通制儀爲奉常賜  
金五百斤弟子百人皆爲郎中夫立功立事古今之所  
重宜加祿賞其詳考差叙輒如詔簡異弟子百人隨才  
品用賞帛萬餘匹武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  
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斐又注律表上  
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  
所以畢其政也王政布於上諸侯奉於下禮樂撫於中  
故有三才之義焉其相須而成若一體焉刑名所以經  
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  
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僞請昧者則



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  
告訊爲之心舌捕繫爲之手足斷獄爲之定罪名例齊  
其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  
方不離于法律之中也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爲然  
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  
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鬪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  
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  
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  
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  
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

之賊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  
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  
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鬪皆爲賊鬪之  
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爲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徑射  
不得爲過失之禁也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爲賊賊  
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鬪鬪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  
縛守似強盜呵人取財似受賕囚辭所連似告劾諸勿  
聽理似故縱持質似恐獨如此之比皆爲無常之格也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  
金贖之故律制生罪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



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  
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  
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  
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  
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  
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疏公私不  
可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法閑於下故全其  
法是故尊卑叙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  
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為強盜不自知  
亡為縛守將中有惡言為恐獨不以罪名呵為呵人以

罪名呵為受賕劫名其財為持質此八者以威勢得財  
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與為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為盜  
賊輸入呵受為留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為擅賦加歐  
擊之為戮辱諸如此類皆為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  
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  
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奸  
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  
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  
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  
格鬪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懼顯在顏色奸直猛



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爲告下手有禁當爲賊喜子  
殺怒子當爲戲怒子殺喜子當爲賊諸如此類自非至  
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  
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卽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  
言人卽奴婢捍主王得謁殺之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賊  
賊五匹以上弃市卽燔官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歐人教  
令者與同罪卽令人歐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  
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賊法隨例畀之文法律  
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爲公爲私賊入身不入身  
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

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  
過以配罪或化略不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趣舍以從  
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而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  
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者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  
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於機格之上稱輕重於豪銖  
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  
操刀執繩刁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  
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  
者誤之誠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故爲  
勅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欲令提綱而大道



清舉略而王法齊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斷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遠也弥天下之務唯大也變無常體唯理也非天下之賢聖孰能與於斯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財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彫落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准法律之義焉是時侍中盧瑒中書侍郎張華又表抄新律諸死罪條目懸之亭傳以示兆庶有詔從之及劉頌爲廷尉頌表宜復肉刑不見省又上言曰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爲議者

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令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飢寒切身志不聊生又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爲盜賊豈况本性姦凶無賴之徒乎又令徒富者輸財解曰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爲姦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羣惡橫肆爲法若此近不盡善也是以徒亡日厲賊盜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



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  
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  
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復  
從而赦之此謂刑不制罪法不勝姦下知法之不勝相  
聚而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姦惡陵  
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忤  
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  
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爲也乃去其爲惡之  
具使夫姦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亡者  
刑足無所用復之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

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  
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塗路有今  
之困創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爲虛  
弃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  
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  
下已自杖罰遣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  
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笞至一  
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  
復生徒而殘體爲戮終身作誠人見其痛畏而不犯必  
數倍於今且爲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爲惡之具此爲諸



已刑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為姦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為不識務之甚也臣昔常侍左右數聞明詔謂肉刑宜用事便於政願陛下信獨見之斷使夫能者得奉聖慮行之於今比填溝壑冀見太平周禮三赦三宥施於老幼悼耄黔黎不屬逮者此非為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至於自非此族犯罪則必刑而無赦此政之理也暨至後世以時嶮多難因赦解結權以行之又不以寬罪人也至今恒以罪積獄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數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其所由肉刑不用之故也今行肉

刑之徒不積且為惡無具則姦息去此二端獄不得繁故無取於數赦於政體勝矣疏上又不見省至惠帝之世政出羣下每有疑獄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頌表陳之曰夫天下之事多塗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擾賴恒制而後定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辨方分職為之準局準局既立各掌其務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羣吏安業也舊宮掖陵廟有水火毀傷之變然後尚書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於郎令史而已刑罰所加各有常刑云元康四年大風之後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于時以嚴詔所



譴莫敢據正然內外之意僉謂事輕責重有違於常會  
五年二月有大風主者懲懼前事臣新拜尚書始三日  
本曹尚書有疾權令兼出按行蘭臺主者乃瞻望阿棟  
之間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棟上瓦小邪十五處或是始  
瓦時邪蓋不足言風起倉卒臺官更往太常按行不及  
得周文書未至之頃便競相禁止臣以權兼暫出出還  
便罷不復得窮其事而本曹據執却問無已臣時具加  
解遣而主者畏咎不從臣言禁止太常復興刑獄昔漢  
氏有盜廟玉環者文帝欲族誅釋之但處以死刑曰若  
侵長陵一抔土何以復加文帝從之大晉垂制深惟經

遠山陵不封園邑不飾墓而不墳同乎山壤是以丘坂  
存其陳草使齊乎中原矣雖陵兆尊嚴唯毀發然後族  
之此古典也若登踐犯損失盡敬之道事止刑罪可也  
去八年奴聽教加誣周龍燒草廷尉遂奏族龍一門八  
口并命會龍獄翻然後得免考之情理準之前訓所處  
實重今年八月陵上荆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  
太常奔走道路雖知事小而案劾難測搔擾驅馳各競  
免負于今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祝署失火燒屋三間  
半署在廟北隔道在重墻之內又卽已滅頻爲詔旨所  
問主者以詔旨使問頻繁便責尚書不卽按行輒禁止



尚書免皆在法外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  
有臨時議處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輩皆爲  
過當每相逼迫不復以理上替聖朝畫一之德下損崇  
禮大臣之望臣愚以爲犯陵上草木不應乃用同產異  
刑之制按行奏劾應有定準相承務重體例遂虧或因  
餘事得容淺深頗雖有此表曲議猶不止時劉頌爲三  
公尚書又上疏曰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  
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謹具啓聞臣竊伏惟陛下爲政  
每盡善故事求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  
則失法者固以盡理爲法而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

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有  
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以執平者因文可引則  
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  
姦僞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  
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  
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詳匪他盡善  
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於  
文則恨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忍違情不厭  
聽之斷輕重雖不允人心經於凡覽若不可行法乃得  
直又君行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平文理



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  
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  
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自  
非斯格重爲故不近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餘皆  
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奸可以  
言政人主軌斯格以責羣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  
一矣古人有言善爲政者看人設教看人設教制法之  
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然則看人隨時在大  
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行之信如四時執之  
堅如金石羣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傍引

看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隨  
時矣今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得盡以  
爲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夫人君所  
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爲教方求  
天下之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且先識有言人至愚  
而不可欺也不謂平時背法意斷不勝百姓願也上古  
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  
聖然咸弃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  
遇異也今論時敦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  
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爲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



天下至大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爲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恒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不滯則事無闕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跡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主者小吏處事無常何則無情則法徒克有情則撓法積克似無私然乃所以得其私又恒所咀以衛其身斷當恒克世謂盡公時一曲法迺所不疑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之斷而責守文如令之奏

然後得爲有檢此又平法之一端也夫出法權制指施一事狀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於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爲經制終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苞故諳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必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恒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槩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爲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常奉用律令



至於法律之內所見不同迺得爲異議也今限法曹郎  
令史意有不同爲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  
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事侍  
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以爲夫禮以訓世而法以整俗理  
化之本事實由之若斷不斷常隨輕重意則王憲不一  
人無所錯矣故觀人設教在上之舉守文直法臣吏之  
節也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異議周懸象魏之書漢詠  
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義不可二令法素定而法爲  
議則有所開長以爲宜如頌所啓爲永久之制於是門  
下屬三公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

旣以立法誠不宜復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奪法則  
人逐善而忘法其害甚於無法也按啓事欲令法令  
斷一事無二門郎令史以下應復出去駁按隨事以聞  
也及于江左元帝爲丞相時朝廷草創議斷不循法律  
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禮以崇善法以閑  
非故禮有典法有常防人知惡而無邪心是以周建象  
魏之制漢創畫一之法故能闡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  
之作由來尚矣經賢智歷夷險隨時斟酌最爲周備自  
軍興以來法度陵替至於處事不用律令競作屬命人  
立異議曲適物情虧傷大例府立節度復不奉用臨事



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委之大官非爲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蓋麤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爲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爲駁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也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主者唯當徵文據法以事

爲斷耳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爲晉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長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祖父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姦生矣秦網密文峻漢興掃除煩苛風移俗易幾於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蕩其穢匿通其圯滯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爲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是以



明罪勅法先王所慎自元康以來事故荐臻法禁滋漫  
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  
心者也及帝卽位展爲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  
聖漢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戶彫荒百不遺一而刑法  
峻重非句踐養胎之義也愚謂宜復古施行以隆太平  
之化詔內外通議於是驃騎將軍王導太常賀循侍中  
紀瞻中書郎庾亮大將軍諮議參軍梅陶散騎郎張疑  
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聖哲  
明王所未曾改也豈是漢文常主所能易者乎時蕭曹  
已沒絳灌之徒不能正其義逮班固深論其事以爲外

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輕生刑  
於上死刑怨於下輕重失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  
之造刑也非以過怒也非以殘人也所以救姦所以當  
罪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  
無殺害也則刑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  
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臣計此迺仁人君子所不  
忍聞而况行之於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練其實惡其  
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陷井愚夫之不若何取  
於政哉今大晉中興遵復古典率由舊章起千載之滯  
義拯百殘之遺黎使皇典廢而復存黔首死而更生至



義暢于三代之際遺風播乎百世之後生肉枯骨惠侔造化豈不休哉惑者乃曰死猶不懲而况於刑然人者冥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爲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爲改若刑諸市朝朝夕鑒戒刑者詠爲惡之末痛惡者觀殘刑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御物顯誠以懲愚其理遠矣尚書令刁協尚書薛兼等議以爲聖上悼殘荒之遺黎傷犯死之繁衆欲行刑以代死刑使犯死之徒得存性命則率土蒙更生之澤兆庶必懷恩以反化也今中興祚隆大命惟新誠宜設寬法以育人然懼羣小愚蔽習翫所見而忽異聞或未

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刑甘死者殺則心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爲允尚書周顛郎曹彥中書郎桓彝等議以爲復肉刑以代死誠是聖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然竊以爲刑罰輕重隨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從輕而寬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化刑而濟之肉刑平世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奸習惡之徒爲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劓鼻輕其刑罰使欲爲惡者輕犯寬刑蹈罪更衆是爲輕其刑以誘人於罪殘其身以加楚酷也昔之畏



死刑以爲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之常人反  
爲犯輕而致囚此則何異斷刑常人以爲恩仁邪受刑  
者轉廣而爲非者日多踊貴履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  
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源不如以殺止殺重以全輕權  
小停之須聖化漸著兆庶易威之日徐施行也議奏元  
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爲百姓習俗日久忽  
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  
天下於是乃止咸康之世庾冰好爲糾察近於繁細後  
益矯違復存寬縱疎密自由律令無用矣至安帝元興  
末桓玄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刑

命百官議蔡廓上議曰建邦立法弘教穆化必隨時置  
制德刑兼施長貞一以閑其邪教禁以檢其慢灑湛露  
以流潤厲嚴霜以肅威雖復質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  
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淳人多惇謹圖像旣陳  
則機心直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  
隆無爲季末澆僞設網弥密利巧之懷日滋耻畏之情  
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其姦况乎黥劓豈能反於善徒  
有酸慘之聲而無濟俗之益至於弃市之條實非不赦  
之罪事非手殺考律同歸輕重約科減降路塞鍾陳以  
之抗言元皇所爲留愍今英輔翼贊道邈伊周誠宜明



慎用刑愛人弘育申哀務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而孔琳之議不同用王朗夏侯玄之旨時論多與琳之同故遂不行

皇朝  
問所

卷三十終

慶應







